

枫哥品性之五

性与文学

张枫◎主编

南京日报出版社
NANJING DAILY PRESS

枫哥品性之五

性与文学



南方日报出版社
NANFANG DAILY PRESS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性与文学 / 张枫主编. -- 广州 : 南方日报出版社, 2011. 11

(枫哥品性)

ISBN 978-7-5491-0267-9

I. ①性… II. ①张… III. ①性学—关系—文学—通俗读物 IV. ①C913.14-49②I-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22213 号

性与文学

张枫 主编

出版发行: 南方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广州市广州大道中 289 号

电 话: (020) 83000502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州市新怡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32

印 张: 3

字 数: 5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0.00 元

投稿热线: (020) 83000503 读者热线: (020) 83000502

网址: <http://nf.nfdaily.cn/press/>

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序

性美一半文 / 1



上篇

《诗经》——性诗词的源头 / 6

《金瓶梅》——多个女人和一个男人的桃色史 / 10

《痴婆子传》——性沉溺者的自述 / 14

《肉蒲团》——“泡良族”的因果人生 / 18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一个男人的救赎之路 / 22

《废都》——文艺圈那些风花雪月的事儿 / 27

《上海宝贝》——爱情抵不过寂寞的身体 / 31

《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迷失在城市里的爱情 / 36

《丰乳肥臀》——一部母亲的史诗 / 41



下篇

- 《爱经》——爱情三十六计 / 46
- 《源氏物语》——日本皇族的风流韵事 / 50
- 《十日谈》——性爱故事会 / 54
- 《欲经》——性爱生活宝典 / 58
- 《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性的觉醒 / 62
- 《情人》——疯狂而绝望的异域爱情 / 67
-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那么轻，那么重 / 71
- 《挪威的森林》——青春期的性迷惘 / 75
- 《失乐园》——中年人的情感困境 / 79
- 《洛丽塔》——少女情结的鼻祖 / 84

性美一半文

□ 张 枫

性是繁衍后代的基础，是动物生存的一种本能。即使是在人类文明产生以后，性爱依然是一种神圣的存在，它所代表的是生命的原始动力和激情活力，是生命力的象征。而作为人类文明结晶的一系列文学作品也记录着人类性爱观念发展的整个过程。

在世界范围内，最早的有关性爱的文学所体现的性爱是相通的。无论是中国性文学作品滥觞的《诗经·国风》中的部分篇章，还是古罗马人奥维德的《爱经》，抑或是古印度的《欲经》，这些书中有关性爱的描述都是爱的自然表达，是爱的一部分。当然，相通并不意味着相同，不同的文明形成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化也有不同的表达方式。孔夫子说过：“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诗经·国风》中的性爱描写相对隐晦朦胧，而《爱经》和《欲经》中的表达就相对奔放直白。这些文学作品中的性爱表达

直接影响着各种文明的性爱观念。

在中国,《诗经·国风》中的部分诗歌篇章是中国性文学的滥觞。《国风》的内容实际上是采编自当时各个地方的民歌,它们是当时人民情感的自由表达,而对情爱的歌唱无疑是其中最具活力的篇章。但无论是《召南·野有死麇》中描述的青年男女野外媾合,还是《郑风·草虫》表现的女子对情爱的渴望,这些诗歌读起来都十分自然清新。整体而言,《诗经》对性爱的表述很隐晦。在《诗经》成为儒家经典以后,讳言情欲,这些有关性爱的诗歌被完全曲解了,“性爱”也成为负面词语,很少出现在文学作品之中,到后来程朱理学甚至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理论。但人性是压抑不住的,到了一定时候就会喷薄而出。明中晚期,好几位皇帝以荒淫好色而闻名,他们炼制春药,放纵性欲。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这种风气也弥散到民间。有需求,就会有产出,性爱小说、春官图等与性爱有关的作品应运而生。明中晚期至清初可以说是中国古代艳情文学的高潮期,《金瓶梅》、《肉蒲团》、《绣榻野史》、《痴婆子传》等性爱文学作品大行其道,统治者的禁锢并没有让这些小说销声匿迹,它们反而顽强地活了下来。“色欲”二字,任何时候都有市场。尽管这一时期的性爱文学大肆描写性爱,作者却是打着“劝世”的旗号进行创作的。比如《金瓶梅》和《肉蒲团》,作者在书中明确“劝诫世人行善止淫”,可惜世人凡夫多看到淫,真正悟的没有多少。“文革”期间,带有性爱的文字或者反映性爱思想的作品被认为是毒草,受到严厉批判。那时的爱情与性爱无关,单纯的无性的爱情才是纯洁的。改革开放以后,一些作家的创作开始涉及性爱描写,这些性爱描写成为刻画人物形象的必要手

段，比如《白鹿原》及《丰乳肥臀》，其中的性爱描写被赋予更多文字层面以外的意义。到现在，性爱描写在文学作品中成了常态，甚至成为某些作品的卖点。有情的地方一定有性，没有爱情也能有性。随着文学传播媒介的创新，网络小说大量出现，很多小说因性爱描写大受欢迎，性爱描写充斥于网络文学作品中。其中也有一部分作品因贴近生活而保留了文学的批判性，性爱成为作者对现代社会以及当代人性进行批判的工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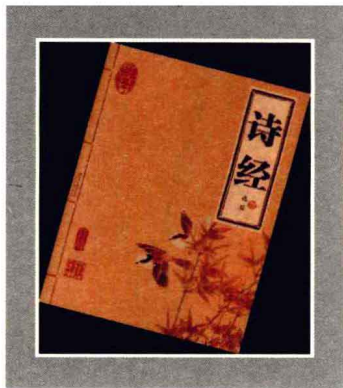
欧美文化中的性爱观念与中国和亚洲的不同，从各自最初的文学作品中就已经产生。《荷马史诗》中关于诸神复杂情爱关系的叙述，对后世欧美文学产生重要影响。奥维德在《爱经》一书中也大量引用诸神之间的情爱故事来阐释自己的观点。《爱经》是一部爱情宝典，书中描述了大量的情爱技巧，其中一些观念直接影响到现今欧美世界，最具代表性的一点就是人们有追求性爱的自由。随着中世纪漫漫长夜的到来，天主教禁欲思想统治了整个欧洲大陆。亚当夏娃因偷食禁果而被逐出伊甸园，教会将性爱看成人类灵魂的堕落。文艺复兴时期，曙光再现，薄伽丘《十日谈》的横空出世是对中世纪禁欲思想的讽刺与反抗。书中描述了一系列妻子、修女偷情的故事，这意味着中世纪以前追求个体自由的性爱观念被重新唤醒。20世纪以来，欧美国家与个体自由相关的社会思潮深深影响了文学创作，比如受女权主义思潮的影响，出现了大量以描述女性追求人格平等为主要内容的作品，一些作品具有深刻的思想。米兰·昆德拉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一书中的性爱描写更是上升到对个人灵魂与肉体的哲学思考。当代世界范围内的性爱文学在某一方面具有相通性，通过性爱描写反映了物质丰富与精神空虚之间的矛盾。

日本性爱文学有自身的特质。从紫式部的《源氏物语》开始，日本文学作品中的性往往带有一定的哲学意味，与性有关的经常是对生命、对死亡的思考，笼罩着一层淡淡的哀伤，因此显得与众不同。《失乐园》讲述的是婚外情，最后主人公双双殉情，《挪威的森林》中女主角直子最后也自杀身亡，除此之外书中还提到了其他人的死亡。生与死，性与爱，是日本性爱文学阐述的永恒主题。

性是人类的本能，文学是人类表达自身情感的重要工具。也许从文学产生的那一刻起，性爱就成为一个无法回避或者不可或缺的部分。全球文明各异，文化不同，但以文学阐述性爱却有着一致性。本书在全球范围选取了较有代表性的十余部作品，品读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学作品反映的性爱思想，让读者对古今中外的性爱文学能有个大致的了解。

上
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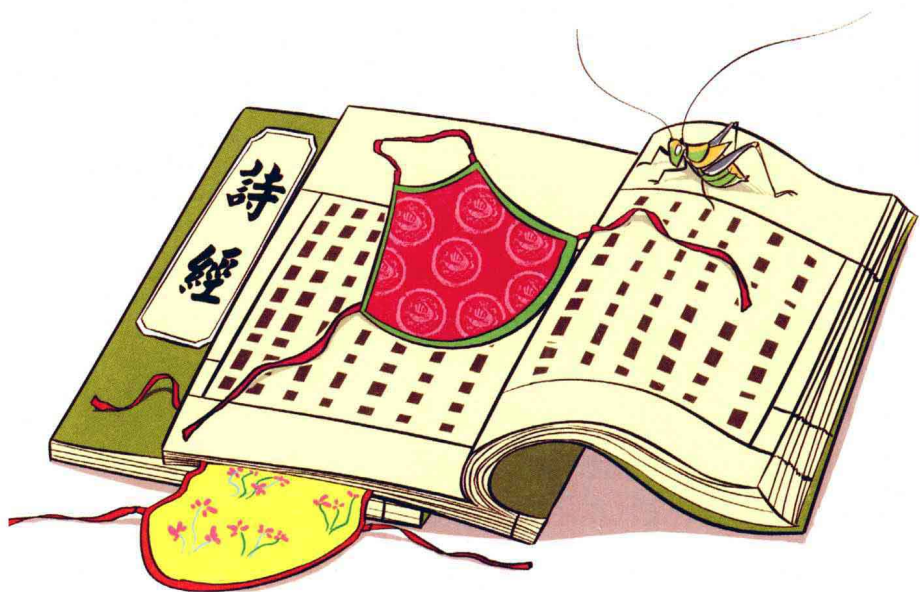




《诗经》 ——性诗词的源头

有人问了，《诗经》这么高雅的书怎么会有跟性有关的内容？《诗经·国风》中的诗歌其实就是各地民歌，原生态的民歌就会有情歌，有了情歌，性还会远吗？

按照古书记载，古时的三月三明着说是春游踏青的日子，实际上是一个特殊的相亲大会。只是这个相亲大会没有主办方，也没有策划人，未婚青年男女都是自觉相聚在此，自由结合。相识以后就一对对各自散开，走向广阔的大自然，享受性爱之乐。《诗经》中很多篇章记载了这些相亲盛会。当然也并不是只有在三月初三这天才能幽会，只要条件允许，什么时候都可以，例如《召南·野有死麇》就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小伙子打猎打死了一只獐子，小心翼翼地用白茅草包起来，伙伴问：“你这是干啥啊？”小伙子嘿嘿一笑，不说话，后来大家才知道，原来村里有个少女怀春，小伙子拿獐子去献殷勤了。树林里灌木丛生，小伙子又打死了一只小鹿，又用白茅草包起来，这下大家都知道了，肯定是送给那位颜如玉的少女了。少女终于心动了，答应跟小伙子野外幽会，于是某天晚上在野外的某处地方，传来少女这样



▲《诗经·国风》中的诗歌其实就是各地民歌，原生态的民歌就会有情歌，有了情歌，性还会远吗？

的声音：“慢慢来，急什么啊，哎，你别扯掉我的围裙嘛！小声点，别惹得野狗汪汪乱叫啊。”至于发生什么，大家自己想去吧。虽然诗里把野媾描写得如此开放，但读起来却让人会心一笑，感到很自然。性爱，是很纯洁的东西。

其实并不是每对情人都必须到野外幽会，在家里也是可以的，但前提是男女双方胆量要够大。《齐风·东方之日》里就讲有一个美丽大胆的女孩，晚上偷偷跑到情郎家里幽会，与情郎缠绵一番，天明再悄悄离去。当然，有幸运的就有不幸的。《郑风·将仲子》里的那个男孩显然就很不走运，可能是男孩女孩之间的幽会被人发现，女孩有点害怕了，当男孩再次翻墙头准备幽会的时候，女孩就说了：“二哥，你就别翻我家墙头了，也别趟我家的菜园子了，不是我爱惜你折断的桑树和青檀，只是咱俩的事被家人发现了，人言可畏，我有点害怕。”男孩只能扫兴而归。

有的女孩害怕幽会被发现拒绝了情郎，但有的女孩长时间不见情郎，又抵不住思念，开始盼望情郎早点来。《郑风·草虫》一篇就是讲一个女子在等待情人来的时候，内心忐忑不安，在那儿埋怨：“这蛄蛄都开始叫了，蚱蜢都开始跳着玩了，那个没良心的怎么还不来呢？弄得我心里忐忑不安，莫非不来了？要是能见到他，要是能跟他缠绵一会儿，我满腹的忧愁也就没了。我爬上南山坡，给家人说是采点蕨菜和野豌豆，其实还是为了看看情郎来了没有。没见到他来，真有点担心啊。心里有点凄凉又有点烦，你说他怎么还没来呢，要是能见到他，该有多高兴啊，要是能跟他缠绵一会儿，我这心也就平静了许多。”如此女孩对爱情乃至性爱的渴望，虽有急切之心，但写得却是那样优美，读起来让人会心一笑。



上古时期描写性爱开放的并不只是这些，还有更疯狂的。《鄘风·桑中》讲一个男人无论是采集女萝、采摘麦子还是采摘芜菁，都去卫国一个叫沫邑的地方，因为那儿有他美丽动人的情人。他的情人在桑林中等着和他约会，然后邀请他到祭祀天地的上宫去缠绵。分别的时候，她又送他到淇水边。要知道上古时这桑林可是祭祀之地，而且又在同是祭祀之地的上宫幽会缠绵，看来并不单单是这两个地方隐蔽条件好，估计他们也觉得性爱很神圣。再说，这个男的跑这么远和情人约会倒是挺令人感动的，只是他去一次，这情人的名字就换一次，一会儿孟姜，一会儿孟弋，一会儿又是孟庸，这可就有乱点了。如果这三个名字是同一个人的，那还好点，说明这男人挺忠诚，但若不是的话，这男子就真是多情浪子了，还脚踏三只船，要在现在，准被骂死。性爱是神圣的，但对一些男性来说性爱有时又是随意的。

【枫哥点评】

《诗经》里虽有描写性爱的诗歌，但孔夫子说了，《诗经》三百首，用一句话概括，那就是思想很纯洁。孔老夫子都发话了，后世徒子徒孙自当纷纷附和，但是他们也发现其中有表现情爱的，怎么办呢，总不能跟孔老夫子对着干吧？所以也只能遮掩遮掩，曲解一下。但无论你遮还是不遮，《诗经》中的情爱就在那里，干净，纯朴。即使偶有露骨之处，也多是朦胧模糊的，的确让人“思无邪”。现在一些书的性爱描写则过于直接，那才情境界比老祖宗差远了。

备注：

《诗经》，作者：不明，据传孔子参与过修订；年代：春秋后期。



《金瓶梅》 ——多个女人和一个男人的桃色史

西门庆本是清河县的一个破落财主，平常没事就与一帮狐朋狗友花天酒地，吃喝玩乐。

一天，西门庆正在路上走着，突然被天上掉下来的一根叉杆砸到脑袋。西门庆大怒，抬头正要破口大骂，却见对方竟是个美女，顿时怒气全无。原来是住在路边的潘金莲在收门帘时不小心失手，撑帘的叉杆被风吹落，正好砸到他。经此一事，西门庆对潘金莲念念不忘，回头便使重金央求王婆说和。这潘金莲也是个风流人物，对丈夫武大郎极不满意，禁不住王婆说和，便与西门庆勾搭成奸。后来二人奸情被识破，西门庆就设计将武大毒死，武大郎兄弟武松因急于报仇而误伤他人，被发配边地，西门庆顺利地娶潘金莲为妾。

原本是西门庆正妻吴月娘丫鬟的庞春梅在潘金莲进府后便被安排服侍潘金莲。西门庆趁机占有庞春梅，并对潘金莲、庞春梅主仆二人宠爱有加，潘、庞二人为了争宠也竭力服侍西门庆，三人极尽荒淫之事。

好景不长，西门庆又开始在外面勾引妇女，这次他看上了自己朋友花子虚的老婆李瓶儿。几番撩拨，李瓶儿很快就



跟西门庆勾搭上了。花子虚顶着一顶绿油油的帽子，终于撑不住气死了，万贯家产都留给了李瓶儿，李瓶儿成了不折不扣的富婆。原本以为丈夫死后就可以顺利嫁入西门府中的李瓶儿左等右等却始终没见西门庆来娶，一怒之下嫁给了穷医生蒋竹山，也算是闪婚一族了。虽然再婚，但心里还是惦念着西门庆，不久又抛弃蒋竹山，嫁给了西门庆。只是西门庆却有些不爽了，什么意思啊，嫁给我之前还嫁给那穷医生，存心气我吧，虽然我看上你的钱财，但还是先冷你几天再说。不过两人最终还是热络起来，没多久李瓶儿又怀孕了，西门庆大喜，更加宠爱李瓶儿。后来李瓶儿生了个儿子，西门庆几乎集宠爱于李瓶儿一身。潘金莲不干了，心想本来男人就一个，越分越少，再说以前都是自己专宠，自从这李瓶儿嫁进来，尤其是生子以后，自己就被晾在一旁了，这生理需要可以找其他人解决，但心理上总是过不去，于是千方百计地算计李瓶儿：你不是母凭子贵吗？我先让你失去儿子。此时的西门庆靠上了权臣蔡京，升作千户，虽是个虚衔，好歹是个五品官，升官得子，西门庆可谓双喜临门，意气风发。但乐极生悲，不久儿子便因潘金莲的设计患惊风夭折，不堪丧子之痛的李瓶儿随后也死去。

李瓶儿死了，西门庆还是有好几房妻妾的，但本着多多益善的原则，西门庆还是时不时地偷腥。上至招宣府太太，下到仆人的老婆，只要是能偷到的西门庆从不放弃，变着法地偷到手。西门大官人有一句豪言壮语在府内流传：“就使强奸了姮娥，和奸了织女，拐了许飞琼，盗了西王母的女儿，也不减我泼天富贵。”这胆量，这气势，整一个超级无耻大色狼。就是这色狼，偏偏有人稀罕，比如潘金莲。李瓶儿死后，潘金莲虽然少了一个竞争对手，但潜在的对手却逐

竹坡閒話

金瓶梅何爲而有此書也哉曰此仁人志

於時上不能

泄其憤

言以

而自

合酸

能以泄

者固仁人

何如以處之欲無言而又吾見之仇也吾

